杜工部集

杜工部集卷之三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古詩七十八首（寓秦州及同谷縣行赴蜀中作）

貽阮隱居（昉）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塞上得阮生迥繼先父祖貧知靜者性自（晉作白）益毛髮古車馬入隣家蓬蒿翳環堵清詩近道要識子（一作字）用心苦尋我草逕微褰裳踏寒雨更議居遠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潁客榮貴如糞土

陳留（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

遣興三首

前二首望諸將之立功末首并望衛門之士宜展才力也意亦相同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一作塵）我

前朽骨穴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

邊漢（胡）互勝負（勝作大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恥（一作節）將三軍

同晏眠

高秋登塞（一作寨）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

留穹廬莽罕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

休鄴中事反覆（一云何蕭條）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

誰與謀

馬邑 唐志馬邑州開元十七年置在秦成二州山谷間寶應元年徙于成州之鹽井故城隸秦州都督府中州集祝簡廉夫詩說云鮑欽止注此詩云馬邑州在成州界舊注馬邑在雁門與子美作詩處全無關涉

豐年孰（一云饑）（一云亦）一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

映道春苗九月交顔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勿悲尚枯槁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評鹿皮翁忘機對芳(一作荒)草

鹿皮翁(列仙傳曰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爲府小吏木工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到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成上其巓作祠屋留止其旁食芝草飲神泉七十餘年淄水來三下呼宗族得六十餘人命上山半水出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家室令下山着鹿皮衣升閤而去後百餘年下賣藥齊市也)

昔遊

昔謁華蓋君深求洞宮脚(陳作綠袍皂玉脚)玉(陳作人)棺已上天白日亦寂(一作寞)寞暮昇艮岑(晉作峰)頂巾几猶未却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游名山發軔在遠壑良覯違夙願含妻(晉作棲)向家廓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下天

壇。微月映皓鶴。晨溪嚮虛駃。歸逕行已昨。豈辭青鞋
胝。悵望一云惆悵金匕藥。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休一作伏事
董先生。于今獨蕭索。胡爲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
亦何人。丹砂負前諾。雖悲鬒髮變。一云鬢髮變未憂筋力弱。
扶一作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

華蓋君 清虛眞人王君內傳詣赤臺童子華蓋上公授以五雲夜光雲琅水霜洞天福地記華蓋山周廻四十里名曰容城太玉之天在溫州永嘉縣仙人羊公修治之 玉棺 後漢王喬傳天下玉棺于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 王喬 琴賦王喬披雲而下寰宇記王子喬壇在緱氏縣東南六里 董先生 憶昔行所謂衡陽董鍊師也舊注以爲董京亦戚失之遠矣故曰有興入廬霍 鬒髮變 謝玄暉詩能鬒不變 廬霍 謝靈運詩游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

幽人 求意言知名者不免于爲侶不如五湖之令人可懷也

孤雲。亦群遊。神物有一作識所歸。麟一作麒鳳在赤霄。何當一作嘗

一來皲往與惠荀（一作詢）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一作亦）我忽若遺（一作樊）內懼非道流幽人見（一作在）瑕疵洪濤隱語笑鼓枻蓬萊池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風帆倚翠（一作英蘂）蓋（一作獻）暮把東皇衣（一作薰）嗽元和津所思烟霞（一作霧）微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

惠荀　舊注惠昭荀珏固屬僞撰而以爲惠遠許詢亦與支公並稱杜詩亦屢見之且自昔多稱遠公不言惠也按公送詩中有送惠二過東溪詩云空谷滯斯人又云黃綺未稱局促商山芝臣與此詩中年滄洲期句正合詢或其名未可知也　幽人　惝李泌也泌定太子之後懼輔國之譖請隱衡山故云在瑕疵五湖復浩蕩正用范蠡事比之耳以韓譔鄴侯傳參考則知之矣

昔游幽人二詩草堂本叙荆州州罷州詩內今從舊叙于此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一作山）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

金足寫僧潔自為寄托之詞然不必當時定有其事借之以諷諭耳

木關中昔喪敗（一作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已如（一作美）玉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一作鬢 晋作鬢）采柏動盈掬（一作握）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結句不着議論只以境界寫妙

合昏 本草合歡至暮即合故云合昏崔豹古今注靑裳合歡也稽康種之舍前

赤谷西崦人家

躋險不自宜（荆作宜 一作安）出郊已清目溪迴日氣暖逕轉山田熟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花（一作竹）

觀此二詩知題幾詩必有自成結構之處

赤谷 地理志秦州有崦嵫山在赤谷之西曹操與劉備戰于此谷川水爲之丹因號曰赤谷一統志赤谷在秦州西南七十里中有赤谷川崦嵫山在秦州西五十里在赤谷之西故曰西崦通志秦州西十二里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出郭眄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贊公湯休徒好靜心迹素昨枉霞上作盛論岩中趣怡然共攜手恣意同遠步捫蘿澀先登陟巘眩反顧要求陽岡煖苦陟晉作步陰嶺沍惆悵老大藤沈吟屈蟠樹卜居意未展杖策迴且暮層巔一作天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天寒鳥已歸月出人晉作山更一作已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疏影躋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燃林中薪暗汲石

底（一作泉）汁大師京國舊德業天機秉從來支許遊興趣江湖迴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潁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幽尋登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曚曨更越西南頂

寄贊上人

一昨陪錫杖卜鄰南山幽年侵腰腳衰未便陰崖秋重岡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一作置）兼土斯焉心所求近聞西枝西有谷杉黍（一作漆）稠亭午頗和暖石（一作沙）田又足收當期塞（一作寒）雨乾宿昔齒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荊具茶茗逕（一作遂）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虎穴龍泓 陝西通志虎穴在成縣城西龍泓一在飛龍峽一在天井山方輿勝覽飛龍峽在仇池山下黃氏楊飛龍據仇池故名其東杜甫避亂居此有詩云云又停驂龍潭雲回首虎崖石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疎散連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間（一作門）見海眼。天畔縈水府。廣深丈尺間。宴息敢輕侮。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時覩。如絲氣或上。爛熳為雲雨。山頭到山下。鑿井不盡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北風起寒文。弱藻舒（一作勝）翠縷。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何當宅下流。餘潤通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

牛乳 維摩經阿難白佛言憶念昔時世尊身有小疾當用牛乳 黃精 博物志天老謂黃帝曰太陽之草名黃精餌之可以長生

李杜文章光焰並垂千古其交情豈特區區形迹間哉如此二詩字字披心瀝膽定非他人泛交所能假借

前首是夢此首是頻夢

夢李白二首

全用招魂意點綴入情亦從江南逐客生出也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一作遠）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一作味）不可測。魂來楓葉（一作林）青，魂返（一作夢）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一作以何）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一作見）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天寶十五載，白臥廬山，永王璘迫致之。璘軍敗，白坐繫尋陽獄，得釋。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

江楓林 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阮籍詩：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

屋梁 潘淳曰：宋玉神女賦：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李善注引步月之日，薛君曰：詩人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杜亦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

前詩州我長相
憶此云情親見
君意我官君
字各見至情

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一云秋）舟楫恐
失墜出門搔白首若（一作苦）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
獨顦顇孰云網恢恢將老身（一作才）反累千秋萬歲名寂
寞身後事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虔

天台隔三江（一云江海）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
路昔如水（一作江晉作天）上鷗今如（一作換晉作爲）罝中兎性命由他人悲
辛但狂顛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樹呼號傍孤城歲
月誰與度從來禦魑魅多爲（一作被）才名悞夫子嵇阮流
更被（晉作遭）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一云）
青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

無所成。乾坤莽迴互。山鬼（魯語木石之怪曰夔蝄蜽韋注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魈或作猱富陽有之人首猴身能言或云獨足）蝮虵（招魂蝮虵蓁蓁山海經蝮虵色如綬文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虵爾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

遣興五首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嵇康不得死。（一云且不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草堂作隴坻）松。用捨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

嵇康（鍾會言于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illegible]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帝信之同為臥龍康不得其死而孔明有知音用捨之故耳）

昔者（一作在昔）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一作猶）苦。豈無濟時策。（一作術）終竟畏羅罟。（一作終歲畏罘罳）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依（一作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龐德公 水經注沔水中有魚梁洲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表盛遊于此常所止憩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
避寇一分散饑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作歸)欲出畏虎
狼仰看雲中鴈禽鳥亦有行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
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
生涯能幾何常在羇旅中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
烟塵阻長河樹羽成皐間迴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
丈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顔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雁，慘澹帶砂礫。長林何蕭蕭，秋草萋更碧。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鄰客，九月猶絺綌。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騂（一作騂）弓金爪鏑，白馬蹴微雪。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

銳頭　春秋後語平原君曰澠池之會臣觀武安君之為人小頭而銳瞳子黑白分明瞻視不轉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旌節　車服志大將出賜旌以顓賞節以顓殺旌以絳帛五丈粉畫虎有銅龍一首纏緋幡紫縑為袋油囊為表節垂畫木盤三相去數寸隅垂尺麻餘與旌同　舊書每扈從驪山五家合隊國忠以劍南旌節引于前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沙道唐國史補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塡路自私第至于城東街號曰沙路張籍沙堤行云白麻詔下移相印新堤未成舊堤盡

蕭京兆李德裕明皇十七事源乾曜奏事稱旨上驟用之謂高力士曰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吾以其容貌言語類蕭至忠也力士曰至忠不嘗負陛下乎帝曰至忠晚乃謬計耳其初立朝得不謂賢相乎東坡曰明皇雖誅蕭至忠然甚懷之侯君集云蹉跌至此至忠亦蹉跌者邪故子美亦哀之按蕭至忠未嘗官京兆尹若以蕭望之論至忠則望之爲左馮翊未嘗爲京兆尹也天寶八載京兆尹蕭炅坐贓左遷汝陰太守史稱京兆尹蕭炅御史中丞宋昱皆林甫所親善國忠皆誣奏遣逐林甫不能救則所謂蕭京兆者蓋蕭炅也姚汝能安祿山事迹云蕭炅爲河南尹以贓下獄吉溫課竟其罪炅爲林甫佐之由是待恩轉太府卿遷後爲萬年縣丞未幾炅拜京兆尹高力士權移將相炅親附之溫尤與之善遂相結爲膠漆其事亦詳舊書吉溫傳中炅先代裴耀卿爲江淮轉運使林甫引爲戶部侍郎出爲岐州刺史轉河西節度使經略吐蕃開元二十七年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炅擊敗之則所謂赫赫蕭京兆者亦可想見矣京兆尹多宰相私人相與附麗若炅與鮮于仲通輩皆是故曰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也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用漢成帝時皇澀哀之亦刺之也東坡解此詩未當或亦僞託耳

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于斯、足以勸一作戒元

惡。

猛虎（此葢指吉溫之流溫常云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故公借以爲喻）

朝逢（一作逆）富家葬前後皆（一作見）輝光共指親戚大。緦麻百夫行。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强君看束縛（一作縛）去。亦得歸山岡。

束縛（吳志孫亮殺諸葛恪以葦蓆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于石子岡）

遣興五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頓轡海徒涌神人身更長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强吞聲勿復道眞宰意茫茫

扶桑頓轡（劉向九歎維六龍于扶桑補注春秋命厤序曰皇伯登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陶淵明讀山海經詩靈人侍丹池朝朝爲日浴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龍其長千里何承天云日爲陽精光曜炎熾一夜入海所經焦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千里嗚追風可君意
君看渥洼種態與駑駘異不雜（一作在）蹄齧間逍遥有能
事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
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黄冠歸故鄉
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一作淮）海日凄
凉

清狂 知章爲禮部侍郎取舍非允門蔭子弟喧訴盈庭于是以梯登牆首出决事時人咸嗤之晚年尤加縱誕因病恍惚乃上疏請度爲道士求還鄉里仍舍本鄉宅爲觀上許之

吾憐孟浩然裋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

公家有程期亡見府兵尺籍不可逃也開邊意所以寓諷

此等題有分章而無分首只作寫意如選詩中贈白馬秋胡等篇例看刪節也

清江空舊魚一作舊魚美一作舊美魚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

前出塞九首

前後出塞略見唐世兵制前出塞以府兵言後出塞以召募言也看第一章語意自別

前出塞爲徵秦隴之兵赴交河而作後出塞爲徵東都之兵赴薊門而作也前則主上好武窮兵開邊故以從軍苦樂之辭言之後則祿山逆節既萌幽燕騷動而人主不悟卒有陷沒之禍假征戍者之辭以譏切之也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用意在此

交河 元和郡國志交河縣本漢車師前王庭地貞觀十四年于此置縣交河出縣北天山水分流于城下因以爲名天山在縣東北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一作丈岡俯身試搴旗

是初出門語

每首中有氣骨語最見生色

制勝有術然後可不多殺傷將有二句合前四語觀之豈非善用陰符之學者

磨刀嗚咽（一作呼）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騏驎，戰骨當速朽。

已到邊境

嗚咽水，說文隴山天水大坂也辛氏三秦記引俗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一作問）苦辛。

此猶是在途附書回顧首篇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挽弓當挽强，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列（一作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

敘行軍所經

敘戰功

不貪苟得不[illegible]固窮如此人[illegible]行伍之才[illegible]借此以行所其蘊耳

傷。以下是到軍後立功勳事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爲我奔。擄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單于 開元二十二年契丹及奚連年爲邊患張守珪使人誘殺其王屈剌及其大臣可突干傳首東都梟于天津橋之南天寶初王忠嗣北伐奚突厥突厥十姓拔悉密葉護等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傳首京師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原有鬬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一作困窮。

後出塞五首

此見出師之盛軍令森嚴正承平氣象定嫖姚指守珪錢氏箋謂祿山因不看後章二十年字耳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鞭。一作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薊門 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開元四年各殺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天寶九載祿山誘熟番奚契丹賓酖殺之函其首以獻十載祿山討契丹大敗而歸十一載大舉以報去秋之役阿布思叛去遂頓兵不進十四載祿山奏破奚契丹是年十一月遂叛

朝進東門營。一作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是初上程時曰令嚴曰不驕俱非貶詞

東門 太平寰宇記上東門洛陽東面門也後又改為東陽門水經注穀水又東屈而逕建春門石橋下即上東門也阮嗣宗詩云步出上

以見好大喜功
不無啟後日
論兵之漸口
出已自了然

東門者也胡三省曰此言漢晉洛城諸門非隋唐所徙洛城也上東門之地唐爲鎮按通鑑李光弼將詣河陽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夜至河陽石橋之地蓋卽所謂東門營也

河陽橋 通典河陽縣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渡河有浮橋卽杜預所建元和郡國志河陽浮橋駕黃河爲之以船爲脚竹葦亘之晉陽秋云杜元凱造河橋于富平津卽此是也安祿山事跡祿山兵發范陽先令將軍何千年領壯士數千人先侯于河陽橋封常清郭子儀保東京皆斷河陽橋

大將 天寶二年祿山入朝進驃騎大將軍

古人重守邊。今人一作日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英華作亙長雲。六合已一家。見開邊意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一作武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出師非不得已所以啟時師驕奢之漸

高勳 通鑑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勳

□馬羣 安祿山事蹟祿山包藏禍心將生逆節養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餘爲己子又畜單于護眞大馬習戰鬬者數萬匹已八九年矣通鑑阿布思爲回紇所破祿山誘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

隱憂在此亂機已開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

獻凱 安祿山事蹟祿山誘降阿布思部落其男女一萬口送于京師玄宗御勤政樓受之又遣其子慶緒獻奚契丹及同羅阿布思等生口三千人金銀錦罽駝馬奚車布于闕下玄宗大悅張樂以會將士

兩蕃 安祿山事蹟奚契丹各殺公主舉部落以叛祿山方邀兩蕃恣其侵掠邀寵上謂國忠曰祿山然推心待之東西二囗藉其鎮遏

遼海 唐會要開元二十七年李適為幽州節度河北海運使西溪叢語聞習海者云航海自二浙可至平州開登州竹山駞基諸島之外天晴無雲可望平州城壁林南後出塞及昔遊篇云云其事可見陶九成輟耕錄國朝海運糧儲以為古來未嘗有此按杜詩云云則唐時已有海運矣朱張特舉行耳

主將 安祿山事蹟祿山措于諸道商囗與販每商至則囗服坐重床燒香列珍寶令百囗侍左右羅囗羅拜于下邀福于天盛陳牲牢群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自歸范陽逆狀漸露使者至稱疾不見嚴介上于前後成備而後見之無復人臣之禮中使馮神威齎璽書召祿山祿山踞床不起但云聖人安穩或言祿山反者玄宗縛送祿山道路相目無敢言者奏還者告祿山反乃囚于商州將送之遇祿山起兵乃放之

此言幽州皆叛 間道歸來蓋 必當時有此 人故托以成詩 出師薊門已二十年矣故知為 時以大將為禍 山者非也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

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

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幽州騎 安祿山事蹟十一月九日祿山起兵反以同羅奚契丹室韋曳落河兼范陽平盧河東幽薊之衆號父子軍馬步相兼十萬鼓行而西 此究言之所以著將驕之戒而為開邊者惜之也

別贊上人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一作若漂蕩何時有終極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為世塵嬰頗帶憔顇色楊枝晨在手豆子雨一作兩已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異縣逢舊友一作交初忻寫胸臆天長關塞寒一作遠歲暮饑凍一作寒逼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黑曛一作昏馬嘶一作鳴思

潭之奇險在於
之窮穴極爲…
丈二字看否…
不可測之勢

故棲歸鳥盡飲翼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荆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楊枝（梵綱經頭陀冬夏坐禪結夏安居常用楊枝涅槃經各于晨時日初出時離常住處方用楊柳或以楊柳爲齒木乃禁說也）豆子（趙日言贊公當春爲寺主來秦州已見豆熟也宿贊公房云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正一義）浮雲（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萬丈潭（同谷縣作）

青溪合（趙鴻刻作合）冥寞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踞步凌垠堮側身下烟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崖（一作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瀨（趙作澍一作瀨）黑如（陳作爲黃作知）灣環底清見光炯碎孤雲（一作方輿）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一作幄）幄寒木累（一作疊）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董

告歸遺恨多將老斯游最閑藏修鱗蟄出入巨石趙作爪
礙何事趙作當暑一作炎天過快意風雨一作雲會

萬丈潭唐咸通十四載西康州刺史趙鴻刻萬丈潭詩又題杜甫同谷茅茨曰工部棲遲後隣家大半無青羌迷道路白社寄孟孟大雅何人繼全生此地孤孤雲飛鳥什空勒舊山隅鴻曰萬丈潭在公宅西洪濤蒼石山徑岸壁如目見之方輿勝覽萬丈潭在同谷縣東南七里通志在成縣東南七里俗傳有龍自潭飛出垠堮西京賦前後無有垠堮淮南子出于無垠鄂之門許慎曰垠鄂端崖也澹瀩廣韻對濟也濇也夢溪曰澹瀩猶瀲沱也集韻作灉水帶沙往來貌灣澴玉篇澴聚流也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寒城朝烟澹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
鵾雞號枉渚日色傍阡陌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
哀哀失木狖矯矯避弓翮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
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閨一作門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

報兵家忌間諜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白黑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仲尼甘旅人向子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樊本仲尼一聯在朝廷一聯下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

兩當寰宇記鳳州兩當縣因界內兩當水為名水經注云兩當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河池縣有兩當水西北自成州界入東南流入故道水縣取水為名或云縣西界有兩山相當為名吳侍御方輿勝覽吳郁兩當人為侍御史以言事被謫居家不仕與杜子美交游掌續墨藪吳郁字體綿密不謝當時唐鵾鷄九辨鵾鷄啁哳而悲鳴枉渚陸雲答張士然詩通波激枉渚善注引朝發枉渚陳浩然曰此詩枉渚以斜曲為義非武陵湘濵之枉渚

發秦州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十二首

秦州紀行及入蜀諸作極見沉鬱頓挫之致尤妙在各首變化絕無蹊徑雷同者

是紀行起敘時語

我衰更嬾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漢源十月交。天氣凉如秋。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一作東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雖傷一作云旅寓遠。庶遂平生遊。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一作大。惘一作惆然難久留。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同谷 寰宇記本漢下辨道後魏定仇池置廣業郡領白石栗亭二縣後元元年改白石爲同谷縣趙傁曰日在房公起秦亭十一月至西康冬春之交發同谷登劍門公在同谷者矣葢不盈月 南州 元和郡國志成州東北至鳳州一百八十里地志同谷蜀北秦南郭仲產

恰是發見之初

秦州記曰隗沂隴無蠶桑八月乃麥五月乃解凍趙使**漢源**水經注常璩華陽國志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氏道縣漾山爲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後漢志隴西郡氏道養水出此注巴漢志漢水二源東源此縣之養山**栗亭**寰宇記同谷縣有栗亭鎮與州左溪水自成州栗亭縣來北合虞陵江成通中刺史趙鴻刻石同谷曰工部題栗亭十韻不復見鴻詩曰杜甫栗亭詩詩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題記今何有**薯蕷**本草薯蕷補虛勞尤五臟久服輕身不饑**崖蜜**本草石蜜陶隱居云即崖蜜也注云蜀道者尤良

赤谷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一云亦未期 晨發赤谷亭。險艱一作艱難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饑。悄然村墟迥。烟火何由追。貧病轉零落。一云羈零 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爲高人嗤。

出筆峭絕

○鐵堂峽 通首見險絕之意

山風吹游子。縹緲乘險絕。硤形藏堂隍。壁色立積一作精鐵。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纖無垠一作限竹。嵌空一作孔太始雪。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一作悽愴松柏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迴首肝肺熱。

鐵堂峽 方輿勝覽鐵堂山在天水縣東五里峽有石筍青峯長者至丈餘小者可以爲硯蜀姜維世居此通志峽有鐵堂莊西山環抱對面有孤峯相傳是維祠祭 堂隍 漢書胡建傳列坐堂皇上師古曰堂無四壁曰皇舊注謂山臺如堂皇硤藏于兩山之間也 竹 秦州記隴西上邽縣北有利山川中平地有土堆高五丈生細竹翠茂殊常知隴西地多細竹也

○鹽井 筆意極變今人耳目一新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烟。官作既有程。煮鹽烟在川。

汲井歲榾榾（草堂本云當作搰搰）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我何良歎嗟物理固自然（一云亦固然）

鹽井（水經注鹽官水南入漢水水有鹽官在嶓冢西五十許里相承營煮不輟味與海鹽同故地理志云西縣有鹽官是也元和郡國志鹽井在成州長道縣東三十里水與岸齊鹽極甘美食之破氣鹽官故城在縣東三十里在嶓冢西四十里相承營煮味與海鹽同）鹵中（說文鹵鹽池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宣帝紀常困于蓮勺鹵中如淳曰蓮勺有鹽池）三百（食貨志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第五琦為使初變法劉晏代之法益密貞元四年江淮斗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斗三百七十豪賈射利官收不能半以此例之蜀井鹽價從可推矣）

寒硤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寒硤不可度我實（一作貧）衣裳單況當仲冬交泝沿增波

危險之途忽然寫出愁破之境總見筆法變幻之妙

妙境令人意駭

瀾野人尋烟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殳未敢辭路難

鶴曰秦至成之界垂二百里又七十里至成今寒峽前爲秦地而已交十一月則去秦在十月之末無疑也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勉强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用意在此）嬋娟碧鮮淨蕭摵寒籜聚回回（一作洄洄）山（一作石）根水冉冉松上雨洩雲（一作愁）濛（一作破可知）清晨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炯戶牖粲（一作近）可數拄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一作深敢）取（一作杳）

嬋娟 楚辭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于江潭 吳都賦檀欒嬋娟玉潤碧鮮 枚乘兔園賦修竹檀欒夾池水

青陽峽 通首寫道崎嶇三字 林迥四句險絶

前首清迥此篇
峻健之如畫家
之濃淡相間也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一云登路）彌惡。岡巒相經亘，雲水氣參錯。林迴硤角來，天窄（一作穿）壁面削。磎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俯恐坤軸弱。魑魅嘯有（一作有狂）風，霜霰浩漠漠。昨憶（一作昨憐）踰隴坂，高秋視（一作析）吳岳。東笑蓮華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壯觀，已謂殷（一作[illegible]）寥廓。突兀猶趂人，及茲歎（一作谷）冥寞。

魑魅　蕪城賦水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嘷雨嘯昏見晨趨

隴坂　後漢志有大坂名隴坻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逝

吳岳　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孫炎曰雍州鎮有吳岳山也漢志吳岳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國語謂之西吳秦都咸陽以爲西岳元和郡國志吳山在縣西南五十里今爲國之西鎮山

龍門鎮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一作廹）此短景

急石門雪雲（一作書）隘（一作溢）古鎮峰巒集旌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澀（以辦切又所斬切上聲）胡馬屯成皐防虞此何及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龍門 水經注洛谷水又南逕伉池驛西疊堆東西南入瀍水瀍水又東合洛瀍水水北發洛谷南逕咸武戍又西南與龍門水合水出西北龍門谷東流與橫水會東北窮溪即水源也又南逕龍門戍東又東南入洛瀍水又東南逕上祿縣故城西寰宇記龍門山在梁州三泉故縣西七十里

棧道 元和郡國志褒斜道一名石牛道張良令燒絕棧道即此道也水經注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詳見飛仙閣注

石門 水經注褒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蜀都賦曰岨以石門即此之謂也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

成皐 舊注言安史之兵屯于成皐而置戍于此道路遼遠不相及也

石龕

無奇刻盡只就所見代行旅抒感慨更是一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

起四句極古雋

天寒二句極慘淡

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蜺伐竹一作木者誰子悲歌上一作抱雲梯爲官採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簳一作竹盡無以充一作應提攜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

石龕方輿勝覽石龕在成州近境 狨本草狨似猴而大毛長黃赤色生川南山谷中人將其皮作鞍褥 梁齊謂劒南河北用兵而箭簳取給于隴右也

積草嶺

說到甘主人漸至同谷矣使是於收局地步

連峰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一作外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一作東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絶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

是已至同谷界語

中見。

積草嶺通志嶺在舊天水同谷之間明水元和郡國志鳴水縣屬興州東至州一百一十里本漢沮縣地也後魏置鳴水縣以谷爲名夢弼曰謂此嶺之外東西別行東則同谷西則明水也

○泥功山 將至之而復經險阻正見層次之妙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一作濘非一時，版築勞人功。不畏道途一作路永，乃將一云及將一云及此汨沒同。白馬爲鐵驪，小兒成老翁。哀猿一作猱透却墜，死鹿力所窮。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

泥功山寰宇記雷牛山泥公山五仙山三山皆屬長舉縣方輿勝覽在同谷郡西二十里梁書西□傳齊永明中魏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揚集珍據泥功山歸欵元和郡國志貞元五年于同谷縣西界泥公山上權置行成州青泥元和郡國志青泥嶺在興州長舉縣西北九十三里接溪山東即今通路也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屢逢泥淖故號爲青泥嶺鐵驪詩駉鐵孔阜爾雅馬純黑曰驪

此為發秦州十二首之末章敢結前文而歸宿于中興之望也首章云吾道長悠悠此云再光中興業首相呼應深意為此豈止求安飽者須合十二首同看

○鳳凰臺（山峻不至高頂）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饑寒日啾啾。（一云啾啾）我能剖心出（方輿勝覽作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無（方輿作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坐看綵翮長（一作舉）。舉（一作縱）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一作圖畫）。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一作歎）正（方輿作此）為此。群盜何淹留。

鳳凰臺 寰宇記鳳凰山在同谷縣水經注云漏水南經攀頭郡東而南合鳳溪水水上承濁水于廣業郡南逕鳳凰溪中有二石雙高其形若闕漢世有鳳凰棲其上故謂之鳳凰臺北去郡二里水出臺下方輿勝覽在同谷東南十里中有二石如闕山腰有瀑布名迸珠泉天寶間

此一身之感歎
之因窮以遇亂
故也於後奇見之

哥舒翰有題刻宛然中巖間

西康州 元和郡國志同谷縣本漢下辨道屬武都郡故氏白馬王國魏宣帝置廣業郡幷白馬石縣恭帝改白石為同谷縣開皇三年罷郡以縣屬康州大業屬鳳州貞觀八年屬成州寰宇記武德元年復置成州貞觀元年以屬康州之同谷縣來屬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每于末二句振韵見聲調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一作短髮垂過一作兩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一作歸歸不得○手脚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一作獨哀○悲風為我從天來一作凍○ 縱人哀怨之音脫化得妙然此學步不得

舊書關輔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采梠男女餓殍者數人 橡栗 列子狙屬狙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後漢李恂遭荒徙居新安關下拾橡栗以自資注橡實也摯虞傳從惠帝幸長安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饑甚拾橡實食之 狙公 莊子狙公賦芧注芧音序橡子也

此一家之感

此二章為弟妹言之

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精（一作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一作歸）同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鄰（一作閭）里為我色惆悵。

長鑱 說文鋭也 玉篇鑿也 黃獨 山谷曰陳藏器云黃獨遇霜雪枯無苗蓋蹲鴟之類也作黃獨為是王彥輔塵史序錄云黃精止饑杜以窮冬采此要必選就黃獨耶又以山雪為春雪不知杜在同谷未嘗涉春也夢弼曰公詩每用黃精不必作黃獨東坡詩亦嘗此何為貴精也

有弟有弟在遠方（一作各一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一作），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駕鵝後鶖鶬，安得送我置汝旁。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一作取）兄骨。

有弟 趙傅曰公四弟曰穎曰觀曰豐曰占各散在他郡惟占從公入蜀 各瘦 後漢趙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 駕鵝 子虛賦弋白鵠連駕鵝[illegible]居云野鵝大于鴈猶似家蒼鵝謂之駕鵝 鶖鶬 大招[illegible]

羣晨雜鶵鷁只 注鶵鴿鵝鶵也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一作遲 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一作竹林浩然 本作竹林猿 為我啼清晝。

鍾離 地理志濠州治鍾離縣春秋為鍾離子國 竹林 吳若本注蜀中鳥名西清詩話崇寧間有貢士自同谷來籠一鳥大如雀色正青善鳴曰此竹林鳥也 注曰此說未足為信猿多夜啼今啼清晝自有意義程大昌曰竹本非啼因其聲風若啼故謂之啼何必有嘆者而後能啼耶海錄竹林謂啼 青竹筍竹林鳥名也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一作風颯颯枯樹濕。一云樹枝 黃蒿古城雲不開。白一作狐跳梁黃狐立。我生何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一云 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凡興語無非忠愛之思

以身老言之結語悄然深感

提起諸篇凡所以去此之故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巃嵷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一作寒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一云遲遲溪壑為我迴春姿吳若本注云此篇為明皇作也明皇以至德二載至自蜀居興慶宮謂之南內明年改元乾元時特盈公主往來宮中李輔國常陰候其隙間之故上元二年帝遷西內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一作十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發同谷縣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劒南紀行

賢有不黠突聖有不暖席況我饑愚人一作夫焉能尚安宅始來茲山中休駕喜一作嘉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

起將路途逕一寫出所以稍有首之所未有

中敘嶺之艱險

首尾見行役意

行役○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廻首白虎（一作崖）石○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無舊深（一作雖舊深知一作雖舊情深知）窮老多慘慼○平生嬾拙意偶値棲遁跡○去住與願違仰慙林間翮○

○木皮嶺（四行役 夏發華州冬離秦州十一月至成州十二月發同谷）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皇村○季冬携童稚（一作幼）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爲之暄○遠岫（一作岷）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別有（一作更）他山（一作見）尊○仰干（一作看）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鬬屢跼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轅（一作斷）○下有冬青

林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憶觀昆侖圖一作墟目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

木皮嶺方輿勝覽木皮嶺在同谷郡東二十里河池縣西十里杜甫發同谷取路栗亭南入郡界歷當房村度木皮嶺由白水峽入蜀即此黃巢之亂王鐸嘗開于此以遁秦隴路極險阻

廢閣道水經注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後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自後案修舊路者悉無復水中立柱逕涉者浮梁振動無不搖心眩目也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杳窕入雲漢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礧礧沙白灘漫漫迴一作踰然洗愁辛多病一疎

蒼莽可畏 按人 洗愁辛意便覺生動

以中夜二字領起日月沒句衆星句見夜行之險

散高壁抵嶔崟（一作岑）洪濤越凌亂臨風獨回首攬轡復三歎

白沙渡（方輿勝覽白沙渡水會渡俱屬劍州按水經注稱漢書曰虞詡為武都太守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峽中白水生大石障塞水流詡使燒石以水灌之石皆碎裂因鐫去焉詩云水清石礧礧當即此地也）

水會渡（一云水回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一作當）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楫歌笑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一作烈一作冽）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迴（一作廻）眺（一作出）積水（一作石）外始知衆星乾遠遊令人瘦衰疾慚加餐

水會渡（水經注漢水又東南逕濁水城南又逕甘泉戍南又東逕平洛戍南又東入漢謂之會口漢水東南逕修道城南與修水合水

棧道之險始于此見故一結特見傷感

總二原東北合漢漢水又東南于槃頭郡南與濁水合濁水又東逕武街城南故下辨縣治也槃頭城在興州長舉縣南三里下辨即今同谷縣

大江 寰宇記嘉陵江去興州長舉縣南十里水經注漢水又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世俗名之為附陵水非也 陟巘 水經注漢水又東逕小城固南東歷上濤而逕于龍下伏石㵎瀨流屯激怒故有上下二濤之名龍下地名也自白馬芝此則平川夾勢水豐壤沃利方三蜀矣自此遡洄從褒為山行之始

○○飛仙閣 出語從兵不事鋪排而刻畫已至故是老筆

土一作出門山行窄，微徑緣秋豪。一云徑微上秋豪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萬壑欹疏林一作竹，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淡泊，長風中怒號。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饑飽豈可逃。歎息謂汝若妻子，我何隨汝一作爾曹。

飛仙嶺 方輿勝覽飛仙嶺在興州東三十里相傳徐佐卿化鶴憩泊之地故名飛仙上有閣道百餘間即入蜀路又云飛仙閣在梁山

別開一境到底轉入家國之思此是本旨

梁山即大劍山也 棧閣 寰宇記斜谷路在梁州西北入斜谷路至鳳州界一百五十里有橋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險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通志棧道在褒斜谷中飛仙閣即今武曲關北棧閣五十三間也總名連雲棧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爲飛梁閣道

五盤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一云閣俯映江木疎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鬬巨一作臣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一作在豈若歸吾廬

按文佳一云秀

五盤 方輿勝覽五盤嶺屬利州岑參早上五盤詩平旦驅駟馬曠然出五盤

龍門閣 飛仙之險在山龍門之險兼江山作法亦別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一作白浪浩浩自太

古危途中縈盤〔一作縈盤道〕仰望垂線縷滑石欹誰鑿浮梁裊相拄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一云過飛雨〕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飽聞〔一作知〕經瞿塘足見度大庾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龍門閣〔元和郡國志龍門山在利州綿谷縣東北八十二里出好鍾乳寰宇志亦名葱嶺山梁州記云葱嶺有石穴高數十丈其狀如門俗號為龍門方輿勝覽在綿谷縣馮幹田云其他閣道雖險然在山腹亦微有徑可以增置闌道惟此閣石壁斗立虛鑿石竅而架木其上比他處極險〕

石櫃閣 與前首又變章法甚妙

季冬〔一作冬季〕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早花江間饒奇石石櫃曾波上臨虛蕩高壁清暉回羣鷗暝色帶遠客羇棲負幽意感歎向絕跡信甘孱懦嬰不獨凍餒

迫偪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吾衰未自安一作由謝爾性所一作有適

石櫃閣 方輿紀勝石欄橋在綿谷縣北一里自城北至大安軍界皆橋欄閣共一萬五千三百一十六間其著名者為石櫃閣龍門閣

桔柏渡 与前二渡作法不同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竿濕烟一云竹竿濕漠漠江永一作水風蕭蕭連竿動嫋娜征衣颯飄颻急流鴇鶂散絕岸黿鼉驕西轅自茲異東逝不可要高通荊門路闊會滄海潮孤光隱顧眄遊子悵寂寥無以洗心胸前登但山椒

桔柏 峽程記瀘合遂蜀四州皆峽之郡自番江桔柏池導江等渡至此桔柏二百八十江會于峽前寰宇記唐書廣明二年僖宗幸蜀張惡子神見于利州桔柏津知屬利州也陳浩然木注桔柏乃文州嘉陵二江合流處也東下入渝合通荆門矣方輿勝覽桔柏渡在昭化縣今昭化驛有

古柏上人呼桔柏故以名驛玄宗幸蜀至益昌縣渡桔柏江郎桔柏渡也

筰 迎竹索而爲橋謂之筰元和郡國志翼州鎮山縣有筰橋以竹篾爲索架跨江水

（隨語隨解）（折入妙）

劍門

（此首獨入議論筆法一新）

惟天有設險，劍門一作關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一作門，百萬未可傍一作仰。珠玉陳作玉帛走中原，岷峨氣悽愴。三皇五帝前，雞犬各相一作自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一作嘿惆悵。

（以設險二字提）

劍門 寰宇記小劍城在利州益昌縣西南五十里水經注云益昌有小劍城去大劍城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也劍州劍門縣諸葛武侯相蜀于此立劍門以大劍山至此有隘束之路故曰劍門元和郡國志劍閣道自利州益昌縣界而南十里至大劍鎮合今驛道

此從初見開豁另闢一境

鎭在劍州東四十八里其山峭壁千丈下瞰絕澗飛閣以通行旅晉中興書曰李特入漢州至劍閣顧盼險阻歎曰劉禪有如此地而面縛于人豈不奴才也

鹿頭山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饑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已過劍門）遊子出京華。一云成京劍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殊方[illegible]昔三分。霸氣曾間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硉兀。有文一作才令人傷。何處埋爾骨。紆餘脂膏地。慘澹豪俠窟。仗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鎭踰歲月。僕射裴冀公冕

鹿頭山 寰宇記鹿頭山自綿州羅江縣界迤邐入漢州德陽縣界 雙闕 蜀都賦內則議殿爵堂武義虎威宣化之闥崇禮之

闔華闕雙邈兩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綷顏 冀公 兩京平裴冕以功封冀國公乾元二年六月加御史大夫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

成都府 大曆建安風調孝杜住處正從漢魏中來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一作從東來游子去日一作月長。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一作奏笙簧。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曾城 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注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也 都會 蜀都賦金城石郭兼市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 漢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門楊雄賦都門二九左思曰闢二九之通門 初月 困學記聞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譏肅宗初立姦賊未息也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序曰較其蹤衆星爭耀語本乎此

杜工部集卷之三

泰興縣戴滸應商氏校

杜工部集卷之四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古詩三十七首 初寓成都及往梓州作

石笋行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一作街上石笋雙高蹲古來一云老又作遠相傳是海眼苔蘚蝕舊作食盡波濤痕雨多一作來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一作塚立石爲表今仍存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笋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

石笋　後漢書方術傳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任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太子賢注云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楊

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麗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于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立石俗今名爲石笋今本華陽國志云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誌今石笋是也號曰笋里未有謚死但以五色爲主故其廟稱青黑赤黃白帝也梁益州記云石笋二在子城西門外寰宇記武擔山俗曰石笋在郭內州城西門之外大街中杜光庭石笋記成都子城西曰興義門金容坊有通衢百五十步有石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圍八九尺圖經筆記石笋其狀與笋不類乃纍纍數石成之所謂海眼亦非妄瑟瑟至今有得之者

海眼

華陽風俗記曰蜀州之西有石笋焉天地之堆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濫益州名畫記孟蜀廣政中令卿務丁晏入蜀請畫工李文才寫興義門兩雙石笋徵其故實道士范德昭曰斯乃蠶叢啟國鎮蜀之碑中以鐵柱貫之下以横石相連埋入地際上有文字言廢時豐儉兵革水火之事諸葛曾撰論之眞珠樓基海眼皆非也

瑟瑟

酉陽雜俎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地當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嶷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怒其太侈焚之今在此地或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予開成中讀三國典略梁大同中驃騎殿前有雜色珠梁武有意色慮寄因上珠雨頌趙清獻蜀都故事石笋街眞珠樓基也昔有胡人于此立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眞珠翠碧貫之爲簾後摧毀墜地至今基脚在每大雨後人多拾得珠翠異物吳曾曰石笋非爲樓設而樓之建適當石笋附近耳門賜所云未必然也博雅云瑟瑟碧珠也杜陽編有瑟瑟幕

其色輕明處

謝無與爲比

趙曰此詩作于上元元年是時李輔國與

罰兩宮擅權蒙蔽故感石笋以諷議之

石犀行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草堂本注云當作五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一作須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今年灌口一作汰損戶口此事或恐爲神羞終藉草堂作條隄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氣常一作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安得壯士一作者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一作蒼茫

石犀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水經注市橋下謂之石犀淵李冰昔

作石犀五頭以壓水精役轉移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一頭沉之于淵也寰宇記李膺記云市北有石犀李冰所立陸游筆記石犀在廟之東階下亦粗似一犀正如陝之鐵牛耳一足不備以他石續之氣象甚古

張儀樓 華陽國志張儀築成都城屢頹不立忽有大龜周行旋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遂得堅立城西南樓百有餘尺名張儀樓臨山瞰江李膺記張儀樓即宣明門樓也重閣複道跨陽城門

灌口 元和郡國志灌口山在彭州導江縣西北二十六里文翁穿湔江灌溉按以灌口名山灌口鎮在縣西二十六里灌口鎮城內有望帝祠西有李冰祠華陽國志李冰爲蜀守及發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髣髴若見神遂從水上立祠三所祭用三牲圭璧沈濆漢興數使使祭之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竇崩綿谿爲溉沃也

戶口 趙曰舊書上元二年七月霖雨至八月方止灌口損戶口

當是其時**凋瘵** 海賦昔在帝媯巨唐之世天綱浡潏爲凋爲瘵洪濤瀾汗萬里無際

趙曰此寓意于三犀指廟堂無經濟之人也

○**杜鵑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鳥至今與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

身羇孤。棊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晉仵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

杜鵑 華陽國志。魚鳧王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爲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以汶山爲畜牧。南中爲園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患。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于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巴亦化其教而力農務。迄今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君。蜀都賦。鳥生杜宇之魄。劉注。蜀記曰。昔有人姓杜名宇。王蜀。號曰望帝。宇化俗說云。宇化爲子規。子規鳥名也。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成都記。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

羇孤 上元元年七月。上皇遷居西內。高力士流巫州。置如仙媛于歸州。玉眞公主出居玉眞觀。上皇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詩云。骨肉滿眼身羇孤。蓋謂此也。移仗之日。上皇驚。欲墜馬數四。高力士躍馬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輔國汝舊臣。不宜無禮。又令輔國攏馬護侍至西內。故曰雖同君臣有舊禮。蓋謂此也。鮑照行路難曰。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

見松柏荆棘鬱蔥蔥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毛羽憔悴似人憂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先生變化非常理心中惻愴不能言

贈蜀僧閭丘師兄（太常博士均之孫）

太師銅梁秀籍籍名家孫嗚呼先博士（閭丘文祖）炳靈精氣奔惟（一云）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靄雲屯當（往）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世傳閭丘筆峻極逾（一作侔）崑崙鳳藏丹霄暮（一作穴）龍去白（一作出）水渾青熒雪嶺東碑碣舊製存斯文散都邑高價越璵璠晚看作者意妙絕與誰論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豫章夾日月歲久空深根小子思疎闊豈能達詞門窮愁（一作秋）一揮淚相遇即諸昆我住錦官城兄居祇樹園地近慰旅愁

往來嘗丘樊天涯歇滯雨粳稻臥不翻漂然潛遊倦
始一作如與道侶一作旋敘景晏步修廊而無車馬喧夜闌接
軟語一作夜言詞柔歎落月如金盆漠漠世界黑一作空一作穴驅驅爭奪
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
銅梁蜀都賦外負銅梁于宕渠[illegible]元和郡國志銅梁山在合州石鏡南十里炳靈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碑
碣舊注東蜀牛頭山下有閭丘均撰瑞聖寺磨崖碑巖政書同年唐詩紀事謂審言以詩閭丘均以字同符武后也舊書陳子昂卒後
成都人閭丘均亦以文章著稱景隆中爲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博
士公主被誅均坐貶循州司倉卒有集十卷六朝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
爲筆所謂閭丘筆也紀事以筆爲字誤矣豫章服虔曰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摩尼翻譯名義摩尼或云踰摩應法師云
正云末尼即珠之總名也此云離垢此寶光淨不爲
垢穢所染九品云如摩尼寶若在水中隨作一色

泛溪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迴溪誰謂築居小未盡喬木西

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凄。練練峰上雪，纖纖雲表霓。童戲左右岸（一云兒童戲左右），罟弋畢提携。翻倒荷芰亂，指揮遝路迷。得魚已割（一作鱗）鮮，採藕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一云迹）睽。吾村靄暝姿，異舍雞亦棲。蕭條欲何適，出處庶可齊。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

練練（江淹麗色賦色練練而欲奪）

題壁畫馬歌（韋偃畫　一作題壁上韋偃畫馬歌）陳浩然草堂本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一作渠）畫無敵。戲（陳浩然本作試）拈禿筆掃驊騮，欻見騏驎出東壁。一匹齕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時危安得眞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

韋偃 光若本注按張彥遠名畫記韋鶠字子善小馬牛羊山原甫他詩皆云偃未知孰是甫與偃同時不應有誤疑畫記失傳東觀餘論韋鶠十馬後有李丞相吉甫題字真佳蹟也少陵有韋偃畫馬詩偃寫作鶠蓋傳寫之誤關中集名畫記皆作鶠又云張彥遠謂鶠善畫山原小馬牛羊今晉王所藏本皆沛艾不特善小駟而已李將軍畫馬神勝形韓丞畫馬形勝神鶠從容二人間第筆格蓋不及耳朱景玄名畫評韋偃京兆人寓居于蜀善畫山水竹樹人物等思高格逸居閒常以越筆點簇鞍馬千變萬態或騰或倚或齕或飲或驚或止或走或起或翹或跂其小者或頭一點或尾一抹山以墨斡水以手擦曲盡其妙宛然如騏驎吳若本真亦有圖騏驎之良畫銜勒之飾巧妙精奇韓幹之匹也驊騮注騏驎字說文不載惟玉篇云馬黑脊不言良馬往見晁無咎云既稱驊騮乃見騏驎乃是語病不然必有誤或作騏驎二字尤非甫好用騏驎字疑別有出云驄馬行肯使騏驎地上行贈李二丈云蹭蹬騏驎老

○戲題畫山水圖歌 王宰畫宰丹青絕倫一不甚始張而有無窮之勢 本題字下有王宰二字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一作丈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一作南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

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木盡亞一作帶洪濤風。尤工遠勢古
莫比。咫尺應須論一作千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
吳松半江水。

王宰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王宰家于西蜀貞元中韋令公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于象外景玄曾于故席夔舍人廳事見一圖障畫江雙樹一松一柏古藤縈繞上盤于空下着于水千枝萬葉交植屈曲分布不雜或枯或榮或蔓或亞或直或倚葉疊千重枝分八面達士所珍凡目難辨又于興善寺見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風候雲物八節四時于一座之內妙之至極也故山水松石並可跡于妙上品名畫記王宰蜀中人多畫蜀山玲瓏嵌空巉嵯巧峭益州名畫記王宰大曆中家于蜀川能畫山水意出象外 赤岸 七發凌赤岸篲扶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荊江禹貢北江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 咫尺 歷代名畫記梁蕭賁曾于扇上畫山水咫尺內萬里可知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髮一云手呼兒延
入戶。手提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

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一云露 一云霧）幹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一作自）是商山翁（一作南）悵望（一作惆悵）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澹來悲風

玄都（唐會要長安京城朱雀街有玄都觀長安志隋開皇二年自長安故城徙通道觀于此改名玄都）

。戲為雙松圖歌（韋偃）

天下幾人畫古松（一作樹）畢宏已老韋偃少絕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一云素）絹

重之不滅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公放筆爲直幹。

畢宏張彥遠名畫記畢宏大曆二年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詠之改京兆少尹爲左庶子樹石擅名於代樹木改步變古自宏始也封演聞見記畢宏天寶中御史善畫古松後見張璪于是閣筆韋偃名畫記韋鑒工龍馬妙得精氣鑒弟鑾工山水松石蹤有其名未免古拙鑾子鶠工山水高僧奇士老松異石筆力勁健風格高寒又善小馬牛羊山原俗人空知鶠善馬不知松石更佳也咫尺千尋駢柯攢影烟霞翳薄風雨颼飀輪囷盡偃蓋之形宛轉極盤龍之狀宜和畫譜鶠踏家學而烟霞風雲之變輪囷離奇之狀過其父遠甚東絹吳曾漫錄東絹關東緇也梁庾肩吾荅武陵王賚絹啟曰關東之妙潛縑號於京絹拔詩注鵝溪在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杜詩我有一匹好東絹素謂此也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赤縣官曹擁材傑。軟裘快馬當冰雪。長安一作夜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青門瓜地

新婦裂。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聲鄉與時異。況乃疎頑臨事拙。饑臥動即向一旬。弊裘何啻聯百結。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赤縣 地理志成都華陽二縣並次赤縣曰南山青門皆長安事疑是咸陽華原二縣咸誤作成也 項領 毛詩四牡項領注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項不肯爲用後漢呂强傳釋邪項領

徐卿二子歌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爲神玉爲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衮衮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一云與時名位豈肯卑微休

麒麟陳書徐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病柏　此首全是比体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一作青），偃蹇龍虎姿，主當風雲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一作用），日夜柯葉改（一作碎）。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鴟鴞志意滿，養子穿穴內（一作窟）。客從何鄉來，佇立久吁怪。靜求元精理（一云無根），浩蕩難倚賴。

丹鳳古樂府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何承天云老鴉何等鷁何不云鳳凰將九子

石林云此詩亦為明皇而作

病橘　因病橘而思朝廷無以為枝映帶　此是興体

羣（一作伊）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爲惜哉結實小（一作少）酸澁如棠梨剖（一作剖）之盡蠹蟲（一作蝕）采掇爽其（一作所）宜紛然不適口豈只存其皮蕭蕭半死葉未忍（一作忽）別故枝玄冬霜雪積況乃迴風吹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一作少）光輝寇盜尚憑陵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吾諗（一云愁荆作敢）罪有司憶昔南（一作聞）海使奔騰獻荔支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

南海後漢和帝紀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杜田曰唐所貢乃涪州荔支由子午道而往公借其事以論也

按貴妃嗜荔支涪與南海並進詳在解悶注中

枯椶 此于後段以人比椶是用明比

蜀門多椶（一作栟）櫚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剝甚雖衆亦易

朽徒布（一作有）如雲葉青黃歲寒後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傷時苦軍之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櫻木使我沈嘆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一作能）自守啾啾黃雀啅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一作枯形影）摧殘沒藜莠

枯柟（只說枯柟為人無照是用時比）

楩柟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皇（一作蒼）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坼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來天鷄為愁思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一作雲霄）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

自畏

凍雨大司命使凍雨兮灑塵爾雅注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雨種榆師曰榆生水中地則所物毀今截以承露盤以柔脆之物而勝此重任可不自畏乎石林云此詩當爲房次律而作

丈人山

自爲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爲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丈人祠西佳氣濃緣雲擬住最高峰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

丈人山寰宇記青城山在縣西北三十二里道書福地記云上有沒溺池有甘露芝草玉匱經曰黃帝陂山通道徧歷五岳封青城山爲五岳丈人乃岳瀆之上司真仙之祭秩一月之內羣岳再朝六將麗泉以代署瀆一名赤城一名青城都一名天國山亦爲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封都之西北在岷山之南羣峰掩映互相連接靈仙所宅神異甚多黃帝刻石拜渴篆書猶存又有石日月像天師立青城治于其中杜光庭

青城山記岷山連峰接岫千里不絕青城乃第一峰也此山前號青城後曰大面山其實一耳有七十二小洞應七十二候有八大洞應八節天倉諸峰屹然三十有六

丈人祠 輿地紀勝丈人觀在青城北二十里上淸宫記云昔寗封先生棲于北巖之上黃帝師焉乃築壇拜寗君爲五岳丈人

不唾 左傳不顧而唾智度論若入寺時當歌唄讚歎不唾僧地

百憂集行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十（一作即今年纔五六十）坐臥只多少行立强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

門東 潛夫詩話庖廚之門在東故曰啼門東非趁韻也

戲作花卿歌

吳若本注題下此謂段子璋反東川李奐走成都崔光遠討平之時事也崔大夫謂光遠子章作此

李侯李奐也奐嘗領東川以子璋亂出奔及平復得之鎮故云重有此節度也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一作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一作代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

上元二年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襲東川節度使李奐于綿州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爲黃龍府置百官五月成都尹崔光遠率將花驚定攻拔綿州斬子璋高適傳西川牙將花驚定恃勇既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爲成都尹吳若本注云李奐領東川以子璋亂奔成都及平復得之鎮故曰重有此節度也山谷云花卿冢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謝皐羽有花卿冢行云濛濛模糊埋秋空雨青沙白丹稜東

○入奏行 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前況言突之為人
復乃均言入奏
叙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
無炯如一段清氷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蔗
漿歸廚金盌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一作用疎通
合典則戚聯豪貴躭文儒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
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竇氏檢察應時須一作才能俱
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猿呼八州刺史思一
戰三城守邊却可圖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
宜一作應殊繡衣春當一云飄飄霄漢立綵服日向一云紛紛庭闈趨此下一本
有問蒋人所仰飛騰正時須省郎京尹必俯拾一云相付江花未落還成都江
花未落還成都一云此句還成都多暇肯訪浣花老翁無一云公來肯訪浣花老爲君酤
酒滿眼酤二句一云携酒肯訪浣花老爲君著彩掛髮鬢與奴白飯馬青芻

入奏嵩會要有劒南西山運糧使檢校戶部員外郎即此官也迎風寒露蜀都賦況斯作[illegible]風贈[illegible]寒露[illegible]

繩橋元和郡國志繩橋在茂州汶川縣西北三里架大江水篾笮四條以葛藤緯絡布板其上雖從風搖動而牢固有餘人驅牛馬去來無懼今按其橋以竹為索闊六尺長十步輿地紀勝繩橋在維州保寧縣東十五里撚竹為繩其上施木板長三十丈通番藏路舊書玄宗寶西番君長越繩橋而競款玉關

火井蜀都賦火井沈熒于幽泉善注蜀郡有火井在臨邛縣西南元和郡國志火井在臨邛縣南一百里邛州西至蓬口一百三十里

八州適奏云梓遂果閬等八州分為東川節度嘉茂比為門探所陷今雖小定瘡痍未平所謂八州也

三城又云自邛關黎雅界于南蠻也茂州而西經蓬中至平戎數城界于吐番臨邊小郡各舉軍戎並取給于劒南公有東西兩川說云如此豈分八州之人願賈勇復取三城不日矣夢弼曰西山三城謂姚維松也皆當吐番之要衝

箋曰劒南自玄宗還京後于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百姓勞獎衝適為蜀州刺史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論之請罷東川節度以一劒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減削疏奏不納公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亦請罷東川兵馬悉付西川與適議合而是時適在成都與公往來草堂則罷西川捐三城之奏適蓋與公謀議而後行也此詩云此行入奏計未小蓋適以此疏託侍御入奏故題曰入奏行也兵革未息以下槩括入奏之意江花未落以下望其專趣旨以蘇蜀民相與酤酒相賀白飯青芻下及奴隸實喜之至也

茅屋破前風一層

○柟樹為風雨所拔歎 柟一作高　着眼在草堂

倚江柟樹草堂前故一作古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為此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翳作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 一云[illegible] 浦上童童一青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虎倒龍顛委榛棘一作棘榛淚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

竽籟 高唐賦纖條悲鳴聲似竽籟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但嘆茅屋便無生趣如在對出許多大議論來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度江灑一作滿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羣童

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一作[illegible]）鐵驕兒惡臥踏裏裂床床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一作意）亦足

趙曰二詩皆上元二年作

大雨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一作濟）夏雲鬱陶執熱乃沸鬻纖絺成縕袍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

蒿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一作大）江聲怒號流惡邑里淸矧茲遠江皋荒庭步鸛鶴隱几望波濤沉痾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陰邑靜壠畝勸耕自官曹四鄰耒耜出（一作出耒耜）何必吾家操

二江（水經注成都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也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寰宇記今謂內江外江）流惡（左傳有汾澮以流其惡）

溪漲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一作日）明可把水中有行車秋夏忽泛溢豈惟（一作伊）入吾廬蛟龍亦狼狽況是鼉與魚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疎馬嘶未敢動前有深

塡淤青青屋東麻散亂床上書不意（一作知）遠山雨夜來

復何如我遊都市間（一云或作所）晚憩必村墟乃知久行客

終日思其居

塡淤（溝洫志、來春桃花水盛必羡溢有塡淤反壤之害、）

戲贈友二首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

朝被馬踏脣裂板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

駑駘漫（一作慢）深（陳浩然本作粲）泥何不避雨色勸君休歎恨未必

不爲福

建巳月（是月代宗改元復以建巳月爲四月詩云元年建巳月記其初也）

此卽嚴公德政詩古朴有昔人謗謠遺意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

喜雨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一作未）休。兵戈況騷

屑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眞宰罪一
雲穀根小一作少蘇息沴氣終不滅何由見寧歲解我憂
思結崢嶸羣一作東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
洗吳越時聞浙右多盜賊

吳越寶應元年八月台州賊袁晁陷台州連陷浙東廣德元年四月李光弼奏生擒袁晁浙東盡平

漁陽此為雍王為元帥討史朝義而作也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一作前節制。猛將飄然恐
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
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

突騎吳漢亡命在漁陽說太守彭寵曰漁陽突騎天下所聞也光武克邯鄲謂馬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蔡邕幽州刺史議曰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爲天下精兵國家瞻仗四方有事未嘗不取辦于二州也 雍王寶應元年九月魯王适改封雍王十月詔天下

兵馬元帥雍王統河東朔方及諸道行營回紇等兵十餘萬討史朝義會軍于陝州

雄武城（安祿山事蹟祿山歸范陽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內貯兵糧養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餘爲已子又畜單于護真殿馬數萬匹牛羊五萬餘頭）

趙使曰公在梓閬雍王授鉞作此詩以諷河北諸將謂飄然而來猶恐後時乃擁兵不入本觀望爲計乎末又舉祿山往事以戒之舊注以後事傅會錯亂殊甚

黃河二首

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作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雍王至陝州回紇可汗屯于河北與僚屬從數十騎往見之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前鋒此所謂河北海西軍也舊注指吐番入寇謬甚）

黃河西（一云北一云南俱非）岸是吾（一作故）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庶戴君王，混一車書棄金玉。

趙傍曰此刺蜀人之困而顯君王之無修如云不貴金玉之義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禿鶖後鴻（一作黃）鵠。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鶴曰至德二載吐蕃侵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門軍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此云隴右河源不種田則河隴尚未盡失至廣德元年始盡取隴右之地也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一作人）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鎌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一云千人去），部（一作簿）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

吳若本注云後漢桓帝時童謠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此詩源流出此

集壁梁洋 四州皆屬山南西道寶應元年建卯月羌渾奴剌寇梁州建辰月党項奴剌寇洋州此詩當是寶應元年作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英華作南行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馬將軍 馬將軍舊注指馬璘大謬璘以大曆十二年卒也遂州在涪江以南毅曰江南蓋必死于段子璋之亂者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一作蒼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漢節鮑欽止曰上元二年，段子璋反，遂州刺史嗣虢王巨修爲郡禮出迎，子璋殺之，故云遂州城中漢節在，蓋傷之也。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爲問馭者誰。鳳凰從東一作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饑。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一作用固一作因其宜。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一作農爲本，邪贏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

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勲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四百 後漢書獻帝贊終我四百永作虞賓

杜工部集卷之四

季振宜滄葦氏校